



口罩的诗意

(外一首)

□ 卞奎

洁白似飞雪
湛蓝像水波

满街跳动的口罩
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或雾的山
或云的海

口罩之上的眼睛
闪烁着坚毅

口罩之上的眉梢
充盈着希望

口罩间的问候
东风般温暖

我知道
什么也遮不住阳光

我知道
什么也挡不住向前的脚步

细细听 在口罩下
也有浩歌回荡

心口之间
奔涌着大爱之水

口罩呀口罩
扭转着岁月的大乾坤

鸡蛋

是先有鸡
再有鸡蛋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百姓餐桌的美物
强烈山珍海味

公鸡打鸣
母鸡下蛋
好一幅朴素的图景

早先 去集市
以蛋换物
充满笑意

现今的医药方家
送我们好意念
鸡蛋是免疫的宝贝

于是迎着曙光
煮熟一个个鸡蛋
我们 煮熟了一众健朗

父爱如茶

□ 魏益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感觉我的父爱里,总有着浓浓的茶味,这种爱让我陶醉,更使人彻悟。

父亲好茶,多少年来就一直喝他自制的野菜茶。

春暖人间,大地苏醒的时候,老家山山岭岭的苦菜、婆婆丁从泥土中钻出点点新绿,父亲就赶在清明节前,天天采挖,因为过了清明野菜就会开花,失去了鲜嫩清香的味道。每天,父亲将采挖的苦菜、婆婆丁洗净晾干,尔后文火翻炒,制成苦菜茶。苦菜茶的味道极好,淡淡的苦味,溢着泥土的清香。

夏季当头,山山岭岭的石竹子花尽显风韵。这时,父亲又忙着采挖生长于山崖石缝中的石竹子,回家精挑细选,制成石竹子茶。炎热的夏季,父亲就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泡一杯色泽翠绿、香气馥郁的石竹子茶,摇一把蒲扇悠闲地纳凉。父亲不仅春夏制茶,还在晚秋采摘桑树顶尖的嫩叶,制成极具保健作用的桑叶茶。

如此,父亲的野菜茶便四季不断,每天,父亲手提一个

大茶瓶子,里面泡着浓浓的茶水,不时地打开,嗅一下,喝几口,陶醉无限。

也许从小就跟父亲学会了喝茶,我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后来我参军来到部队,战士是没有喝茶的习惯的,那年夏天我突然嘴角生疮,小便灼热,浑身不适,吃药也不管用。我写信告诉了父亲,几天后,父亲突然来到部队,大包小包地带来几袋野菜茶。父亲看了看我的嘴角说:“没事,喝几天茶叶就好了。”

我说:“茶叶寄来就行了,大老远的何必跑这么一趟。”

父亲笑呵呵地说:“邮寄还说不定几天到呢,我抬脚就过来了。”

父亲的话让感动,鼻子发酸,要知道,我那时正是第一年新兵呢,身体有病就想家,看到父亲时,我其实是想哭的。

我按照父亲的嘱咐,连喝了几天野菜茶。说来也奇怪,几天后,不适的症状竟然渐渐消失了。我写信告诉父亲,父亲高兴异常,没几日就又收到了父亲寄来的野菜茶。

后来,我回到家乡走进机

关工作,单位里经常有上好的茶叶,父亲的野菜茶渐渐被置之高阁了。一天,我带了一些上等的茶叶回家送给父亲,并嘱咐他年龄大了,少爬那些山山岭岭。

父亲却看也不看,埋怨我净瞎花钱。父亲说:“庄稼人的命硬,享受不了那些高档东西。我制作野菜茶,一来是习惯了,二来也是为下地锻炼锻炼身体。你看,我喝野菜茶,一年到头无病无灾,身体硬朗。再说,看到你们高高兴兴喝着我自制的野菜茶,无病无灾,我心里也舒坦呀!”

我好像领悟了,临走时,我特地要了几袋父亲自制的野菜茶。父亲就乐呵呵地捧出来递给我,那神态像是给我发奖。我知道,那是一个父亲对儿女最真挚的爱,那爱,就像散发着泥土清香的野菜茶……

写给我的父亲

□ 高谦

父亲 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却不知从何处说起
父亲 您平凡的工作
质朴的外表
勤劳的性格
透着刚毅随和

父亲 在我的眼中
您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支撑着整个家庭的兴衰与发展
您是一本厚重的图书
每一页都谱写了
对儿女的关爱憧憬和希冀

父亲 我不会忘记
儿时 你把我放在手心里
当成你的宝
时时关注着我的成长
长大后
你犹如一头牛
把所有的卑微屈辱
藏进了自己心里
不知疲倦负重前行
用勤劳与智慧
拼搏与奉献
为儿女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园

父亲 儿女血管里流淌着
你的豪情
那是命运不可改变的遗传
父亲 你坚强的脊梁
是儿女永远的靠山和希望
父亲 你广博的胸襟
是儿女永恒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

如今 您走了
走出了孩子的视线
留下了儿女的忧伤与孤独
父亲 我知道
您在天国关注着儿女的成长
父亲 其实您没有走远
依旧在我的身边

我懂得
您的一言一行
您的一举一动
您的大爱无疆
您的如山情怀
你的无私奉献
依旧在我的眼前闪耀
鼓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畏艰辛敢于吃苦奋力攀登
勇往直前



蝉,音乐斗士

□ 鹿奉俊

如果夏天在老家住上一段时日的话,我想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那满树的蝉鸣了。

现在,我已迁居在高楼林立的华侨城生活区,每天总会站在前凉台上四下眺望,鳞次栉比的高层楼下的绿化带植满了高大的梧桐树、国槐树等。枝繁叶茂,浓绿成荫,好似撑开的一把把巨大绿伞,毋庸置疑,也算是在“水泥森林”里难得一见的一道亮丽风景了。

蝉便隐于绿树之荫,似乎早就习惯了城区车水马龙的嘈杂与喧嚣。尽管耳里挤满了车马喧阗的聒噪,但我总觉得与蝉鸣汇聚的宏势,无法相比。

一浪高过一浪,跌宕起伏、不谋而合的蝉鸣,简直令人心撕肺裂,五内俱崩,有杀气腾腾之势,宛若大兵压城,浩浩荡荡,不可向迩。

许多文字都曾描述过蝉的一生不易。它们通常能蛰伏地下长达六七年之久,甚至更长。其间不断蜕皮,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才从黑暗潮湿的泥土里钻出来,羽化蜕壳变为蛾虫,然后交配产卵,随即死亡,完成它们既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公允,上帝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

赐予世界万物各自不同的命运。对于一只小小的蝉来说,也不例外。上帝虽然给了它短短月余的光亮一生,但是就命运而言,依然难逃不堪言状的悲壮历练。不仅如此,更苛刻的是,残酷地命定,只准雄蝉鸣叫,雌蝉竟连鸣叫的权利也被剥夺。通过蝉鸣,它们相爱、交配、繁衍后代,然后年复一年,代代复延,承受着无可奈何、回天乏术的命运。

纵然如此,蝉依然从未放弃对命运的抗争。不信你听,那此起彼伏,“知了、知了”的蝉鸣,难道不是它们明知命运不公而奋起维权的抗争吗?难道不是超越世俗、敢为人先、编织愿景、为命呐喊吗?

席间的餐桌上,朋友点了一盘油炸蝉蛹。洁白的瓷盘上,一只只蝉面目全非,金黄中呈有焦炭色。朋友们说,禅高蛋白,味道鲜美,是一道特色名吃。可我却不忍动筷,那滚烫油锅里的蝉,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与绝望!在朋友们的撺掇下,我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只,犹豫了半天才放入口中。

一开始时,不敢咀嚼,过了许久,才慢慢嚼了起来。我并未尝到朋友们说的鲜滋美味,咀嚼过后,全堵在嗓子眼儿上,迟迟不能下咽。

我几乎讲不出话来,我的耳畔,那些蝉鸣如潮水般涌来,哭泣、咆哮、愤怒、声讨,一浪高过一浪,排山倒海,让我惶惶不安,大有羞愧难言、追悔莫及之感。

人们称蝉是“大自然的歌手”“昆虫音乐家”,可我不这样认为。相对于百灵、蟋蟀和其他能发声的生物,“知了”的蝉鸣单调枯燥乏味,缺少韵律与节奏,更是与婉转悠扬相差甚远。在我的眼里,它更像一名鼓手,战鼓雷雷,杀声阵阵。

蝉声高亢,声势赫奕,振聋发聩。在现代城市全面硬化的地面下,它们的后代承袭父辈的坚强,依然择机而从,靡然向风地破土而出,化蛹成蝉,勇攀高枝,为新时代,逸兴鸣唱,这种精神又怎能不令人钦慕,拊掌点赞!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造物主赋予了我们健全的肢体、思索的大脑和聪颖的灵性,可我们却在很多时候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或缺乏勇气,不敢担责,或甘愿沉沦,选择沉默。很多时候,我们彷徨、迷失、颓废、缄口,忍气吞声,连一只蝉都不如。

这个夏天,在家乡一场声势浩大的蝉鸣里,我不禁哑然失语,思绪万千。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bl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